

小水母悠悠的晚安小软房

在深深的海底，有一片安静的礁石湾。这里的海水总是轻轻晃着，像一块被谁托在手里的大蓝绸子。湾里住着一只小小的小水母，名字叫悠悠。

悠悠长得和大家都不一样。她没有小螃蟹那样硬硬的壳，没有小海龟那样能划水的爪子，也没有小虾那样会“嘚嘚”弹跳的尾巴。她整个儿软软的、透明的，像一朵倒扣在水里的小灯笼花。头顶撑着一张圆圆的小伞，底下飘着几根细细的触手。

悠悠很喜欢自己的小伞。每天傍晚，当月光从海面落下来，她的伞就会变得亮晶晶、银闪闪的，像兜住了一小把星星。

可是，悠悠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遗憾。

湾里的小伙伴们，好像都有“厉害的本领”。小螃蟹挥着两只大钳子，“咔嚓咔嚓”，能夹开最硬的贝壳；小海龟划着四只厚爪子，能把迷路的小鱼驮回家；连最害羞的小虾，一着急也能“嗖”地弹出去好远，躲开危险。悠悠看在眼里，忍不住想：我呢？我软乎乎的，一碰就歪，什么硬东西都挡不住，什么重东西都托不起。要是哪天有谁需要帮忙，我拿什么去帮呀？

这个念头，像一根细细的海草，悄悄缠在她心里，怎么也解不开。

有一天傍晚，出了一点点小事。小螃蟹在礁石缝里卡住了钳子，急得直哼哼。小海龟游过去，用爪子轻轻一撬，就把他救了出来；小虾在旁边“嘚”地弹一下，递过去一颗小石子当垫脚。悠悠也想凑过去，可她刚飘到缝口，细细的触手就被水流一带，软软地贴在了石头上，什么也做不了。她红着脸，悄悄退到一边，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。

那天夜里，悠悠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望着自己透亮的小伞，小声叹气：“要是我也有个硬硬的壳就好了。那样，谁需要保护，我就能‘咚’地挡在前面。”

海，静静地晃着，没有回答她。

就在这时，远远的海草丛里，传来一声细细的、发抖的哭声。

悠悠竖起了触手。她轻轻飘过去——原来是一只小海马宝宝，不小心和妈妈走散了，正蜷在一片海草叶背后，浑身小小的、抖抖的，眼睛里盛着海水，也盛着害怕。“呜……我想妈妈……天这么黑，我不敢动……”

湾里的大伙伴们，这会儿都睡熟了。小螃蟹的钳子收在肚皮下，小海龟把脑袋缩进壳里

，连小虾也蜷成了安静的一团。没有人听见小海马的哭声，除了悠悠。

悠悠的心，忽然跳得快了一点点。她想飘回去叫醒大家，可又怕自己一碰就歪，说不清楚；她想用触手去拉小海马，可她知道自己软软的，拉不动。怎么办？小海马哭得越来越小声，却越来越让人心疼。

悠悠深吸了一口凉凉的海水，对自己说："我不硬，可我软呀。软，也许也能做点什么。"

她慢慢游到小海马身边，把自己圆圆的、亮闪闪的小伞，轻轻地、轻轻地撑了开来——像一顶小小的、会发微光的小房子，正好把小海马罩在底下。伞外是深蓝深蓝的海，伞里是一小团温柔的银亮，安安静静，像把黑夜隔在了外面。

"别怕，"悠悠把声音放得比水波还轻，"你先到我的小房子里来。这里不黑，也不冷。"

小海马仰起湿漉漉的小脸，怯怯地钻进了那团银亮里。悠悠的伞，软软的、暖暖的，贴着他，一下一下，跟着海水极轻地起伏，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慢慢摇他。伞边的小触手，也松松地垂下来，圈成一个小小的、安全的边，不让外面的暗，探进来一指。

"你……你的房子，会动呀。"小海马小声说。

"会呀，"悠悠轻轻晃了晃，"它是跟着海呼吸的。海慢慢呼，它就慢慢摇；海慢慢吸，它就慢慢静。你跟着它，一下，两下，就不慌了。"

小海马真的试着跟着数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悠悠的伞随着海，一下一下。小海马的抖，一点点小了；他的眼睛，一点点困了。

"阿姨，"小海马迷迷糊糊地叫她，"你软软的，好像……好像妈妈的肚皮。"

悠悠的触手，轻轻颤了一下。她忽然觉得，自己那软乎乎、一碰就歪的身子，此刻正是最刚刚好的样子——不大，不硬，却刚好兜住了一个小小的不安，刚好盛下了一团小小的害怕。原来，软，不是"没用"；软，是能贴着别人，不硌疼他，不吓着他，安安静静地，把他慢慢哄好。

小海马睡着了。小小的身子，蜷在悠悠亮闪闪的小伞里，呼吸一长一短，像海草在风里轻轻摆。悠悠一动也不敢动，就那么撑着伞，一下一下，跟着海晃。她第一次发现，自己不必去夹什么、撬什么、弹什么——只要轻轻陪着，就已经是一件，很被需要的本领。

后来，小海马的妈妈找来了。她看见宝宝安安稳稳睡在悠悠的伞下，眼睛一下子湿了。"谢谢你，"海马妈妈用脑袋轻轻碰了碰悠悠的伞，"我找了好久，急得心都要碎了。是你

，让他不怕。”

悠悠摇摇头，小声说：“我什么硬的都没有，只会软软地陪着。”

海马妈妈笑了：“可你不知道，对一只怕黑的小海马来说，一间软软的、亮亮的小房子，比一百只硬壳都管用。”

那天深夜，悠悠飘回自己常待的那块礁石边。她望着自己透亮的小伞，第一次觉得，这软乎乎的身子，真好看。月光落下来，伞里兜着一小把星星，一闪一闪，像在替她点头。她不再羡慕谁的钳子、谁的爪子、谁弹得远——因为就在刚才，她用自己唯一的、软软的样子，做成了一件，谁也替不了的事。

从那以后，每当礁石湾里有谁睡不着、谁怕黑、谁想妈妈，悠悠就会轻轻游过去，撑开她圆圆的、亮闪闪的小伞，罩出一个小小的、暖暖的“晚安小软房”。有时候是一只对声音敏感的小海胆，有时候是一只弄丢了小石子的小贝，有时候只是风太大、自己缩成一小团的小水草。悠悠不急，也不出声，就一下一下，跟着海慢慢摇，把害怕，摇成安心，把孤单，摇成困意。

湾里的小伙伴们渐渐都知道了：悠悠没有硬壳，没有利爪，可她有一间，世界上最软、最暖的小房子。谁心里有点空，就去她伞底下坐一会儿，出来时，脚步都轻了，梦都甜了。

有一天，小螃蟹悄悄对悠悠说：“以前我总觉得自己钳子最厉害。现在才懂，你那软软的一罩，比我的‘咔嚓’还管用。”

悠悠听着，把伞轻轻晃了晃，像在笑。她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这个世界上，有硬的本领，也有软的本领。硬，能保护；软，能安顿。两种都珍贵，都缺一不可。而她，刚好拥有后一种——一份替代不了的温柔。

夜深了，海晃着，晃着，像一只大大的手，把整片礁石湾，慢慢摇进了梦里。悠悠自己，也蜷进自己的小伞里，把那团银亮，轻轻拢在身边。她闭上眼睛，听见远处小海马均匀的呼吸，听见海一波一波的、温柔的声响。原来，给别人当小软房的人，自己也会被这软软的安心，稳稳地托住。

她小声说：“晚安，小软房。晚安，软软的自己。”然后安安心心睡着了。

小寓意 小朋友，如果你也觉得自己“软软的、好像没什么厉害的本领”，别着急，也别小看自己。你看，小水母悠悠没有硬壳、没有利爪，可她软软的小伞，偏偏能兜住怕黑的小朋友，把害怕轻轻摇成安心。这个世界上，硬的本领能保护人，软的本领能温暖人——两种都珍贵。你轻声说的一句“别怕”，你静静陪着的一小会儿，你伸过去的一只暖暖的手，都是很厉害、很被需要的温

柔。不用非得变得坚硬，带着你软软的、暖暖的样子，就足够好。今晚，让这份温柔陪你，慢慢，慢慢，睡个好觉。